

青年文学創作选集

小說 选輯

一年

中国青年出版社

青年文学創作选集
—— 年

中國作家协会編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 年

中國作家协会編

※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四條巷君堂11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092 1/32 6 1/8印張 117,000字

1956年2月北京第1版 1955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25,000 定價(6)0.55元

編輯說明

一、近年來，由於黨、團的領導和幫助，由於各地文藝團體和報刊編輯部的指導和培養，由於社會上各方面的關懷，全國各地湧現出人數眾多的青年文學創作者。他們從各個不同的角落，寫出了大批生動的作品，反映了我們祖國人民豐富多采的現實生活，對人民起了有力的教育和鼓舞作用。這一支朝氣蓬勃的新軍，已成為發展和繁榮我國文學事業的強大的後備力量。為了迎接社會主義建設的新的新高潮，初步地檢閱近年來青年文學創作者的成績，鼓勵青年文學創作者相互學習，進一步推動文學事業的發展，特在全國青年文學創作者會議召開之前，編印了這套選集，定名為“青年文學創作選集”。

二、“青年文學創作選集”所選的作品，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一九五五年底為止，在各地報刊上發表的作品。按小說、散文特寫、詩歌、劇本、兒童文學、說唱文學等文學形式分編成十輯。在內容上，我們着重選取能夠反映新生活、新人物，而又具有一定藝術水平和教育作用的作品。

三、“青年文學創作選集”的作者大多為三十歲以下的青年，也選取了一部分三十歲至三十五歲而從事創作時間較短或工農業餘作者的作品。作者的成員包括工人、農民、戰士、學生、機關幹部、教育工作者、新聞工作者和一部分青年創作

幹部。為了照顧各方面的青年作者，除詩歌以外，所選的作品，每人以一篇為限。

四、“青年文學創作選集”主要是從各省、市文聯、報刊編輯部、出版機關推薦的作品中，加以選擇編成。在這裏，謹向給我們推薦作品的單位致謝。因為時間匆促，調查研究工作做得不夠深入、細緻，遺漏和不妥之處，恐所難免，希望各方面的同志給予指正。

中國作家協會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

書號 1037 文學 256

定價五角五分

目 次

不能走那条路·····	李 津 (1)
李永荣·····	王云堡 (16)
陈秋富当选人民代表·····	曾慶雍 (25)
雪山進軍·····	樊 斌 (34)
党費·····	王恩坚 (62)
一年·····	費礼文 (74)
解約·····	高曉声 (85)
紅旗·····	吐尔洪阿勒瑪斯 (97)
金疙瘩·····	綠 山 (140)
我的朋友·····	高延昌 (150)
鄉長買筆·····	方 之 (166)

不能走那條路

李 準

這幾天，人人都在談論着張拴賣地的事情了。

俗話不俗，“要得窮，翻毛蟲”。張拴本來日子倒也能過，四口人種着十幾畝地，要是不胡搗騰牲口，地種好，糧食也足夠吃。可是他這個人偏偏好掂根鞭桿轉牛繩，今年春天把一頭紅壯牛換了個小叫驢，回來做不成活，沒餵够十天又賣了。算下來賠了二十多萬，想再買個牛犢，也買不住。這時鄉幹部對他說：“張拴你不要胡翻吧！‘翻拙弄巧，袍子搗個大夾襖’。”可是他就不服氣，向他妻妹夫借了一百萬元，一下子到周家口趕回來兩條老口牛。到家偏偏碰上麥前霜災，牛賣不上價。借草借料餵到犁旱地時候，好容易才算推出手，算下來一個驢價賠得乾乾淨淨，又欠下他妻妹夫幾十萬元的眼。

“踢下窟窿背上眼，像黃香膏藥貼在身上。”張拴是個小農戶，經不起這波折，黑夜白天怎樣打算，也過不去這一腳。他妻妹夫還見天來要眼，連襟親戚，惹得臉青臉紅，他也不想在說軟話，就心一橫：“賣地！賣‘一桿旗’，揀好地賣，看有人要沒有！”

這“一桿旗”本是村子裏頭一份好地，形狀像個三角旗子，緊靠着流水壕。一年兩茬起，誰見誰眼紅，是村裏有名的“糧食囤”。張拴咬住牙賣這塊地，一來是好賣；二來是他算着這二畝地能賣一百多萬，剩幾個錢再去撈一傢伙。因為種地他既種不好，同時他也覺着種地老不解渴。

一提起張拴賣地，村裏人都估摸起來了。有人猜這家，有人猜那家，誰也不能肯定。因為有幾家解放後是活潑點，可人家也不一定買地。有兩家中農雖然能買得起，但也常常說自己窮，打量他們也不敢動這大本頭。最後算是猜到宋老定身上。都知道他這二年翻過來啦，二兒子東林又是個木匠，每月匯回來幾十萬。老定又早就吵着要置幾畝地，可是還有人不相信，因為他大兒子東山是個共產黨員。

二

“人眼是秤”，這句話一點也沒錯說。宋老定今年一連接住東林八卦掛號信，一封一封裏都有錢。這算把他愁住了，他一輩子沒穿過一雙洋襪子，可是也捨不得買，他只是把這些錢攢着又攢着。東山今年春天買豆餅，向他要過一次錢，他沒給，又一次是互助組裏預備合主在下凹地打一眼井，東山又向他要錢，他說：“這幾個錢我有用處，到以後你就知道了。”東山是個硬漢子，他想不到爹手裏掏這幾個錢。不過最近，他才看透他爹原來是想買地。

宋老定一聽說張拴要賣“一桿旗”地，就像他先前娶媳婦時花轎到門口那一會一樣，心裏又急又高興，可又沒法出去對

人說。這幾天他東跑西跑地打聽着。吃清早飯時就一本正經地把東山叫到屋子裏，興致勃勃地說：“張拴賣地那事情這幾天咋說哩？”東山簡單地答了一句：“人家不準備賣。”

老定半天沒吭聲，東山端着飯碗出去了。

夜裏，東山回來得很晚，見他爹噙着煙袋，不住氣地吸。他媽在一邊打盹。

老定看見他回來，就問：“區裏有人找你，見他沒有？”

“見他了。”東山說罷很想再說些話，可是他沒想好應該咋說。老定是專門等着他要商量買地的事。他想着東山有個犟脾氣，年輕人得慢慢順說。

屋子裏靜得像沒一個人。還是老定先開口，他磨磨蹭蹭地說：“我今天見王老三，他說張拴賭咒要賣這塊地。‘一桿旗’這塊地我摸底，那是黑氣土。只要雨水一灌，比上大糞還來勁。”他停了一下使勁地又吸了口煙說：“土地改革時分給張拴，我就想着咋沒分給咱。不過咱是幹部，當然不能跟他爭這塊地。現在要是他賣，咱可不能錯過這機會！”他說着盯着東山的臉，又說：“做莊稼人啥貴重，還不是得有幾畝土！”東山知道他要說這些話，正預備回答，老定又歎了口氣說：“我要錢弄啥？還不是給你弟兄們打算，我能跟你們一輩子？”東山笑着說：“張拴那地不賣了，你別聽王老三瞎扯。”

“他不賣！”老定笑了笑，“恐怕他那一屁股賬沒人給他還！”“他沒有多少賬。”東山接着振了振精神說起來，“今後咱我和他商量的。賣地不是辦法。張拴又不是有三十畝五十畝，就那十幾畝地，賣了咋辦？咱和張拴家從前都是貧農，他

現在遇住困難，咱要幫助他。咱咋能買他這地！”老頭聽得不耐煩，他風言風語聽別人說過：“東山是黨員，他不會買地放賬。”他想着大概兒子是因為這不敢買，就氣沖沖地說：“咱咋不能買？就別人能買！買地賣地是周瑜打黃蓋，一家願打，一家願挨，兩情兩願，又不是憑黨員誑他的，有啥不能買！”東山猛不防他爹會說這樣話，自己一急就說：“爹！話不是這樣說的！張拴賣地是不錯，可是他不賣地也行，只不過需要借幾十萬塊錢，咱不能看着人家破產。我已經答應借給他五十萬塊錢……。”老定沒等他說完就問：

“你啥時候承當他？”他翻着兩隻帶血絲的眼。

“今後晌承當他。”

東山話還沒落地，老定忽地一聲站起來了。臉憋的通紅，脖子筋起得大高，他像發瘋一樣喊着：“這是東林掙的錢，不是你掙的。你借！你借！你咋沒有把我借給他，你咋沒有把你媽借給他！”

老頭氣得衣裳一披出去了。東山娘也被驚醒了。她埋怨着說：“你妹子有喜事啦，我問他要過幾百回錢，想買點東西，他都不給，就想着買地。你還和他爭個啥！”

三

父子倆鬧這一場氣不要緊，可慌壞了東山媳婦秀蘭。她先跑到麥場上解勸公公，叫他回去。老頭冷冷地說：“我不回去，我想坐一會！”接着他又緩緩地交代說：“不用扯旗放炮的，不要弄得誰也知道了。”

秀蘭急忙回到家裏，東山正躺在牀上出長氣。

“生氣了，是不是？”她微笑着坐到牀沿上。

“我也沒啥氣可生！”東山故意裝出平和的樣子。秀蘭却故意逗着他說：“你還不知道咱爹那心事，他早都把算盤打好了。他給老二買地就叫他買，你管他做啥哩！”東山一聽秀蘭說這話，就猛地坐起來說：“你怎麼也說這話！現在不是說咱買或者別家買，問題是不能看着張拴把地都賣了，——他以後怎麼過！遇住這種事就得想辦法解決。共產黨員不是掛個牌子呀！”接着他又緩緩地說：“我自己知道我沒盡到責任。麥前我由張拴地邊過，看見他地裏麥長得像燒香一樣，我就覺得難受。都是貧農，明知道他種莊稼沒習慣，也沒有去幫助他。趕集人每逢由他地邊過，說：‘看這塊地的麥，賠不了籽種！’我臉上就像被打了一下一樣。像你說的我只管自己就好了。虧你是個青年團員！”

這倒引起秀蘭的話來了。秀蘭說：“我問你，你在我跟前耍槍哩，在咱爹跟前你咋不說哩！你既然能說這些，爲啥不在咱爹跟前說？”東山勉強的笑着說：“我沒說完他就走了，我有啥辦法！”秀蘭故意繃着臉說：“我也得批評批評你。平時你見他連句話也不說，親父子爺們沒有坐到一塊說過話。你飯一端，上街了。衣裳一披，上鄉政府了。你當你的黨員，他當他的農民，遇住事你叫他照你的話辦，他當然和你吵架！”東山笑着說：“你倒給我上起課來了。”不過他心裏可挺服氣。秀蘭正預備說下去，忽然院子裏響着老定“撲踢”“撲踢”的脚步聲，東山急忙擺了擺手，秀蘭住了口。老頭到屋裏後，東山靜聽着上

房的動靜。沒聽清楚他娘說了句什麼，老頭接着拉長嗓子說：“他借錢他就借，只要他有錢！哪怕他借給人家萬貫江山哩！”秀蘭推了推東山，吃吃地笑着說：“這是叫你聽哩！”

四

太陽剛露出鮮紅的臉，村子裏的早晨是冷清清的，田野裏傳來隱隱的吆牛聲。

宋老定沒有上地。他整整一夜沒睡好覺，翻過來，翻過去，老是想着買地這一件事。天明一起身，他就去到王老三家裏。

王老三解放前給地主當過賬房，過去在村裏跑來跑去，也算是個“事中人”。這幾年村裏人沒多理他，不過他却挺會巴結人，見了幹部就想盡方法說說進步話。過去看見宋老定，眼角就沒掃過他；現在他看見村裏羣衆挺擁護東山，見了老定就格外親熱起來。宋老定想買地這件事和他商量過，他就跑得像梭子一樣。

老定剛跨進他家大門，他就迎上來說：“咳！老哥，我昨天就預備去找你，張拴那事有門路了。”

“聽說他不想賣了？”老定慢吞吞地問。

“滷兩天也不要緊，反正有我哩。他想借幾個錢，不賣地，我說：‘你不慫吧，該賣就得賣，不受那洋症，借錢還是得還賬呀！’他心裏又有點活了，你放心！”他接着又附在老定的耳朵上說：“保險能買到你手裏。這地便宜着哩，明年一季麥就把你一多半本撈回來了。”老定討厭王老三擠眉弄眼地說話，他說：“他真不賣咱也不強買。”王老三這時却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說：“老哥，這機會不多，可不能錯過！咳，你呀，現在有二十來畝地，再買個十幾畝，能養住個長工，就僱個長工。”接着他皮笑肉不笑地說：“出一輩子力啦，該歇歇了。”老定聽他說着，搭拉着頭半天沒吭聲，他腦子裏嗡嗡直響。他在想着：“我真的要僱長工嗎？我是扛了十八年長工的人呀！”他走出王老三家大門後，想起王老三過去給地主跑着買地也是這股子勁；他又想起在朱家扛活時，掌櫃們在大麥天，看着別人黑汁白汗幹活，王老三也是搖着扇子站在一邊看。他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說：“去你娘的吧王老三，你是專會浮上水！”

他一步一步地踱到麥場裏，一排麥稻垛出現在他的眼前。他看看這個，比比那個，他想着，“我只要把張拴幾畝地買下，哼，到明年麥天就看出誰的麥稻垛大了。”他看着看着自己的麥稻垛慢慢地大了，好像有一大羣人在自己場裏做活……。他又看那邊張拴的麥稻垛慢慢地小了，小得像草簍子那麼大。他猛然想起張拴那一羣孩子，在他眼前那一羣孩子都瘦得皮包骨頭，向他跑來。他急忙點着腳走到家裏。

秀蘭正和婆婆在廚房裏烙饅，兩個人一問一答正說得有勁。老定聽見媳婦說：“我爹呀！他還是老腦筋……”他就站在院子裏歪着頭聽起來。

“他還不是爲你們。他已經半截入土了，還不是爲你們打算。人一年一年多了，他能不爲你們打算！”老婆這樣說着。秀蘭却笑着說：“俺們才不叫他打算哩。現在咱是互助組，過年咱村要是成立合作社，咱就參加合作社。將來能用機器種地，還發愁沒糧食吃！”老定聽着氣的鬍子都立起來了，他想着

遇住個犍兒子，又碰到個鸞媳婦。

吃飯時候，秀蘭端上了飯。老定把臉扭在一邊看都沒看。秀蘭說：“爹！看涼了，吃罷。”他像沒聽見。停了一會兒，他忽然向東山娘說：“我不吃了，我去集上吃肉哩！”他說着抓住幾個饅頭，氣呼呼地說：“我給誰省哩，我把八股套繩都拉斷了，還落不下好！”他眼睛一翻一翻地瞪着秀蘭，秀蘭臉朝着牆在暗暗地笑。

老定確實到集上吃了一頓。不過他沒有吃肉，他只吃了一碗豆腐湯煮饅頭。

五

老定和東山鬧氣有個特別地方，就是越生氣越鸞着幹活。哪怕是一個人耩地，一個人幫耨，兩個人一晌能不答一句腔，可是誰也不會蒙住被子睡大覺。

春天時候，因為借車，老定不願意借給人家用，東山却承當了人家。兩個為這事鬧了一場氣，足足有十天沒說話。這一次鬧氣，老定想着最少又得半月不答腔。

天快黑的時候，東山開完黨支部會議回來，老定正在餵牛，就裝着添草沒看見。却不料東山問着：“爹！咱那穀子割後，那塊地種成豌豆吧？”老定猛不防兒子會問他。他看了看東山的臉，臉上帶着笑，雖然笑得不自然，他知道兒子是來和解來了。就慢悠悠地說：“行吧，那地就得調調茬。”說着就坐在院子裏的垂布石頭上。他想着兒子大概是願意買地了，就磨磨蹭蹭地說：“你還年輕呀！啥都沒有置幾畝土算事！地是

根本。我活着不能給你弟兄倆買十畝八畝，我心裏總是下不去。你怕啥哩？有我出頭買，誰敢說啥。咱也不能光吃花捲饅，咱也得打算打算吃個白饅。哼！敢說咱每年再添幾畝旱麥，”他說到這裏一揮手說，“麥子就見年吃不完了。”

“咱現在糧食也不是不够吃！”東山蹲在地下說了一句。

“不錯呀！有是有，可總是不寬綽。”

東山想着他爹還是這樣固執，就把話轉到莊稼上。他笑着說：“爹，咱東地那四畝穀子，你看今年能打多少？”老定思摸了半天說：“最少也能弄它一千三四百斤。”東山知道他爹一說別家莊稼好就眼紅，就說：“林旺家那穀子今年一畝地能打一大石。人家組裏那十九畝穀子一塊強似一塊，和咱那比起來高一筷子。”老定每逢聽見這話就不服氣，他哼了一聲說：“只要捨得往地裏上東西，誰的地也不是‘齋公’。”東山急忙說：“不錯，可咱就沒有上。咱今年春天要用十萬二十萬買點細肥上到地裏，何止多打三五百斤糧食。”老定說了半天，結果又被東山抓住今年春上的事情。就又變過來說：“光上糞也不中，那得看地裏啥土質。林旺那塊穀地過去是咱的哩，我能不知道，一塊地淨是黑氣土，可養苗啦。”東山唯恐怕他不這樣說，聽到這裏就插嘴說：“咱咋會把那塊地賣給何老大了？”他說着帶着埋怨口氣。老定看了看孩子的臉，歎了口氣說：“你也不用埋怨你爹，提起來這事，我渾身肉都直顫。民國三十二年，兩季沒收，偏偏你媽就害了月家疾。我那時候正被朱家開消了，回來只得見天推一車子煤賣賣，弄幾個錢給你媽拾副藥。你那時還小。你那個小妹子咋糟蹋啦？你娘在牀上躺着，我得見天抱着她挨

家找奶吃。想叫你外婆來，咱家沒糧食。我得做飯，侍候病人，起五更還得去推煤，結果把你那個小妹子活活餓死了。”老定說到這裏眼圈紅了。他停了一下咬了咬牙又說：“等你媽病好，踢下一屁股賬，麥口期吃地主五升糧食，到麥罷還一斗。四畝地賣給何老大，算下來也不知道找了多少錢，反正只够打發藥賬。”他接着搭拉着頭說：“就是那年才把你送去學銅匠，你才十三歲！”他說着偷偷看了看東山從小受過症的臉。

“那時候也沒人救濟救濟咱？”東山反問了一句。

“救濟！鄉公所只差沒有把窮人骨頭碾成扣，有錢人只怕你窮不到底！”他咬着牙又說：“哪像現在……”說到這裏猛地停住了。東山看出了他爹的心事，他歎了口氣，徐徐地說：“爹，張拴現在因為他胡搗騰也要賣地了，可是現在是新社會，咱那困難要是放在現在，就賣不了地了。現在共產黨領導就是這樣，只要你正幹，下力，遇住事政府和大家都能幫助，是叫大家慢慢都提高，不能看着叫哪一家破產。”

老定沒吭聲，他只覺得額頭上的青筋蹦蹦亂跳，腦子裏像黃河水一樣翻騰着波浪。

東山看着他爹那樣子，就慢慢地說：“爹！過去地主是只恨窮人窮不到底，現在大家是互相幫助。你吃過那苦頭，你知道那滋味，咱不能走地主走的那一條路。”

老定仍然沒吭聲，他只覺得腦子裏嗡嗡直響。

六

秋天。柿樹林成行地排在地邊上，密密的綠葉子交織在